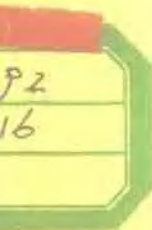


论宗教

乔治·汤姆遜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A00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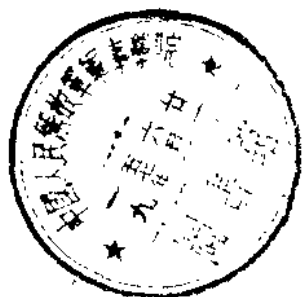


2 021 5157 1

論 宗 教

喬治·湯姆遜著

宋 桂 煌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1957年·北京

目 录

原序	1
一 导言	2
二 宗教和科学	4
三 阶级斗争	5
四 宗教的起源	8
五 早期的基督教	12
六 宗教改革	15
七 英国革命	19
八 近代无产阶级	23
九 共产主义道德	27
参考书目	34

原 序

这个論文的目的,本来不在于对这个問題作有系統的論述,原意仅是应目前的迫切需要,就馬克思主义者对于宗教的态度作簡明、淺近的說明,而特別闡述宗教的原始淵源和历史發展。

喜尔頓和魏列茲对于本書出版的准备工作多所帮助,应予申謝。

本書再版时,曾有若干处的增补和修訂。

乔治·湯姆逊

一 导 言

在英国，像在大多数工业化的国家一样，有组织的宗教在衰落中。但是有许多不进教堂礼拜的人们仍然信仰上帝。宗教保护着这些人，使他们能够抵制他们所觉得的生活不稳固和显然无谓。宗教帮助着他们保持他们对于和平和善意、爱邻人、为社会服务等人类美德的信念；这些美德，不管口头上宣扬得怎样响亮，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行动中，却被蹂躏得不成样子。“我们是被依照基督的形像创造出来的人，但是我们被当作野兽看待。”这是在一三八一年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英国农民们的呼声。这个呼声曾在英国历史上引起了多次反响——响应的有平等党人、掘地党人和卢得党人——并表达了一直到今日还活着的精神。这是一种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反对社会不义的抗议。

但是那些农民被镇压下去了。平等党人、掘地党人和卢得党人也都被镇压下去了。他们是被用宗教的名义镇压下去的。基督教会中的高级僧侣给法官、典狱官和绞刑吏正式祝福。宗教向来被统治阶级用作维持它自己的当权地位的工具。一方面，它被用来宣传固有社会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请允许我们用同心一德，对国王尽职尽忠，服从国家法律，和兄弟般相亲相爱，来服务于你。”另一方面，它被用来以永世有永久快乐的希望去安慰那些劳苦而负有重担的人们：“不可忘记这些话，并且用这些话来互相安慰；在天上，你可以得到永生。”宗教经这样利用后便能收到掩饰社会不义的作用。当马克思称它是“人民的鸦片”的

时候，他便是指此而言。

“宗教的不幸，一方面是真正不幸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对实际不幸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的人的呼声，是无心脏的世界的心脏，是无灵魂的状况的灵魂。它是人民的鸦片。”

在今日，梵蒂岡連同各資本主义国家內的一切天主教会，都信守一种教义，称說私有财产是以天赋权利和神的法律为根据的；因而它始終不渝地拥护法西斯主义——全世界空前的最殘忍的暴政——，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英国国教教会和天主教会支持正在准备反对苏联和中国的战争的美国独占資本家們的反共运动；它們对于利用凝固汽油彈轟炸朝鮮人民，对馬來亞的禾谷下毒和屠杀星洲的非洲人的事实，默無一言，而星洲的非洲人是依它們的作品：“我們是被依照基督的形像創造出来的人，但是我們現在被当作野兽看待”来評判它們的。不消說，天主教会中和新教会中，都有許多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們反对像这样的背叛基督的教訓；但是那是他們的被公認的領袖們的政策。这些教士們忠实于他們的真正的主子們，利用着教壇、報紙和無線电广播等全副手段，来劝他們的信徒們相信共产主义是反基督的。不过，如果說共产主义是反基督的，便該說基督便是資本主义。他們的反共宣傳暴露了他們所利用的宗教的真正作用，这种作用便是保护統治階級的特权。

实际上是：有着两个基督——一个是被压迫的工人們的基督，他們把他看作他們自己的痛苦和解放的希望的一个象征，而加以崇拜；另一个是統治階級的基督，統治階級利用他，把他作为使工人們甘受經濟剝削以及安于社会的和精神的墮落的一个工具。

这两种趋向——进步的和反动的——在各个宗教运动中总

表現出來。在我們對於我們的信奉基督教的同事們的關係中，我們的任務是確認進步的趨向，並且幫助它前進。我們的責任是在於對他們說明，他們的理想，如和平和善意、愛鄰人和服務於社會等（我們的信仰這些理想，和他們同樣堅定），只有經過積極的鬥爭——工人階級促使社會制度轉變的有組織的鬥爭——，才能實現。

二 宗教和科學

關於宗教，可以下定義如下：宗教是一個實踐和信仰的體系，這個體系所根據的假定是：宇宙是受著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或作用的控制，而這種控制能夠受著祈禱或祭祀的影響，並且由與知識相對立的信仰而得到理解。科學也是一個實踐和信仰的體系，這個體系所根據的假定是：宇宙是由自然規律所支配的一個物質過程，而人類能夠控制它，人類能夠控制它的程度是和人類理解它的程度成正比例的。信仰的眼光看到上帝的一個行動的地方，科學的分析則揭示出能夠直接或間接用物質加以解釋的一個過程。宗教說，人類是依照上帝的形像創造出來的；但是對宗教歷史作科學的研討，便證明上帝是依照人類的形像創造出來的。我們不可能說，某種宗教比其他某種宗教含有較多的真理。它們一律是以謬誤的假定為根據的。如果它們含有真理的成分，那便是由於這真理是由科學強加於它們的。科學是真正的知識，這種知識在實踐中得到證明，從來沒有完備過，可是經常在增長著。隨著科學的發展，宗教日益衰落。因為知識帶來了力量，又隨著人類駕馭他們的環境和他們自身的力量的增長，人類便日益不需要信仰上帝了。對於上帝的信仰，實是人類的無知和軟弱的一個反映。

确实有許多資產階級的科学家是信奉宗教的，其中有些人曾經企圖調和上述的兩種觀點，他們所用的方法便是任意限制科学的領域。這是資產階級的科学家們的一個缺點，這種缺點已隨着資產階級的衰落而在他們身上生長起來。這種缺點是由于資產階級不能理解或控制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的事實而產生的。被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的歷史科学，已經落在自然科学的後面了。誠然，有許多資產階級歷史學者根本否認歷史是一門科学。理由是很明白的。科学史觀指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即將崩潰，而這個真理是他們所不能正視的。同樣，在自然科学上，因為資本主義現正阻礙着科学的發展的事實已經昭然若揭，所以資產階級思想家便越來越趨于限制或放棄他們的科学觀，而逃避到哲學的唯心主義或神秘主義去了。

同時，隨着工人階級的成長，真正的科学原理已經被改造為從工人階級得到啓發的馬克思主義，除了接受和發展資產階級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而外，馬克思主義還把科学方法推廣到社會的研究上。馬克思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起源和發展，從而能夠證明這種制度是註定要通過社會主義而演進到共產主義。人類創造了馬克思主義這樣一種工具，就日甚一日地能夠鑄造他們自己的前途——即這樣計劃他們的社會關係，使得人類的個性有充分的發展余地，而不受一切限制。

三 階級鬥爭

人類社會已演進得足以使我們看出和生產方式上的連續改進相應的三個主要階段：即前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和未來的無階級社會。

在前階級社會，即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中，生產水平非常低，

以致全公社的成員們都必須在一起工作；又因為勞動是集體的，所以土地和它的產品也是公有的。全公社的最大努力都集中在維持它的最低的生活水平。沒有剩餘。任何人不可能倚賴別人的勞動而生活。沒有經濟的不平等；並且除了由於個人的功績而得到的威信而外，也沒有社會的不平等。

後來生產技術進步到了能夠除供應全公社的直接需要而外尚有剩餘的時候，各個集團便可能在各種工藝上專業化，而由公社中其餘的人供給他們食物。這樣的所謂勞動分工，導致了技術上的進一步改進，後來終於產生了新的勞動分工——在性質上是新的——即實際生產者和生產組織者之間的分工。生產組織者是酋長或祭司，而祭司是農業的發展所必需的天文學、數學等科學的創始者。他們的工作的性質使他們居于權威地位，經過相當時期以後，這些生產資料管理者便變成了所有者。於是社會上便分成了勞動階級和統治階級。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階級社會的所以形成，是由於生產方式的進步。後來階級社會的各個階段的所以形成，也是如此。特別是資本主義將勞動生產率提高到了這樣高的水平，以致社會之分成不同的階級現在已經成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此產生了我們近代的富裕中存在着貧窮的怪現象。為少數大壟斷資本家所控制着的資產階級，為了爭取增加他們的利潤，便一方面力圖無限制地擴大生產力，另一方面則是壓抑工人們和農民們的生活水平。結果是，占着人類的絕對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卻無力購買他們自己所生產出來的貨物。這些情形便引起了工人罷工、雇主關廠、經濟危機、戰爭、起義和革命；而對於所有這些衝突，只有一個解決方法。工人階級必須將政權奪取到他們自己的手中，取消專為營求私人利潤的資本主義生產制度，而代以為了公共福利而實行計劃生產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根据苏联的历史得知，上述的目的实现以后，結果便是不为暴跌所打断的生产增加，同时又由于完全计划化的經濟，人民的生活水平会得到不断的提高。冲突由于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得到了解决，从而为新的共产主义，即未来的沒有阶级的社会創造了必需的条件。

我們共产党人被人控訴煽动阶级仇恨。果然如此的話，那末，我們便不是做这样事的第一个人：

“你們这些要吞吃穷乏之人，使困苦人衰敗的，当听我的话。你們說，‘月朔几时过去，我們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們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銀用大戥子，用詭詐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銀子买貧寒人，用一双鞋子換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給人。’耶和華指着雅各的榮耀起誓說，‘他們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見“旧約聖經”“阿摩司書”第八章第四——七节）

誠然，阿摩司是在历史上第一次說出了劳动人民的忿怒；我們也象他那样仇恨着一切形式的剝削、压迫以及物質的和精神的墮落，如資本主义制度之下絕大多数的人民所遭受的共同命运那样。我們所以仇恨它們，是因为它們是罪恶；并且我們知道，只有到工人們已經被喚醒起来进行战斗并且把他們的压迫者們推翻了的时候，阶级斗争才会終止。宣傳强盜和被盜者之間應該保持“友爱”，并不是慈善，而是伪善。掘地党的領袖温斯坦利在三百年以前曾在薩利地方的聖乔治山举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他說：

“財產將全世界分成了不同的党派，并且到处是一切战争、流血、和斗争的原因。……将来大地一定会再变成一个公共財庫，到那时候，这种仇恨便要在一切国家停止了。”

四 宗教的起源

前階級社會中的野蠻人的生活，是受着對自然界的鬥爭的支配的；當時他們不過才開始理解和控制自然的。他們的生产力還沒有發展，他們的生产技術是簡陋的。但是不消說，他們自己並不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在技術上的欠缺，在他們心目中是由巫術加以補救了。巫術是一種虛幻的技術，他們企圖利用一種模擬儀式的作用，通過這種虛幻的技術，來強使自然界服從他們的意志。

在階級社會中，自然界日益被納於人類的理解和控制中，但是這時公社分裂成自相敵對的狀態。巫術被統治階級加以發展，作為鞏固他們的特權的一種工具；他們所用的方法便是對那些特權予以超自然的認可。這樣，他們便使本來不知道自己所以受壓迫的真正原因的勞動人民安於他們的命運。這便是宗教的來源。宗教是隨着階級鬥爭而出現的巫術的一種產物。它是社會現實的一個倒象。正如巫術表現出原始人在自然面前的軟弱一樣，宗教表現出文明人在社會面前的軟弱。

宗教的特征是對於一個神或若干神的信仰和祈禱或祭祀的慣例。我們所知道的最低級的野蠻人並沒有神，他們也絲毫不懂得祈禱或祭祀。同樣，不論哪一個文明民族，只要我們能研究到他們的史前時代的歷史，我們總能追溯到他們的既沒有神也沒有祈禱或祭祀的一個階段。我們在這個階段所發現的便是巫術。

巫術所根據的原理是：你只要能夠創造出你能够控制現實的幻覺，那末，你便能够實際上控制現實了。在巫術的初期階段中，它仅是模擬式的。如果需要雨，便可舉行一次舞蹈，在舞蹈中表演出陰雲四布，雷聲隆隆，然後大雨如注。這便是在想像中

扮演着所欲得到的现实的如願以償。在巫术的后期阶段，有时以一个命令伴随着模拟式的行动，例如說，“下雨！”但它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恳求。这个集体强迫的原理，正适应于公社仍然是一个尚未瓦解的整体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时公社对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和全体成員都具有無上权威；对于敌对性的自然界表现出一个軟弱的但是統一的战綫。

科学和宗教一样，也是从巫术中發展出来的。不过，宗教發展了巫术的消極方面，表现出人类在未知事物面前的無能；而科学是發生于巫术的積極方面，表现出人类駕馭已知事物的能力。但是，在人类的意識中，宗教和科学是长久分不开的。最早的科学都是祭司，他們的科学知識是沉浸在巫术观念中；他們的前輩，即早期的酋长的权威，便是出于他們对于巫术，特别是降雨术的控制。酋长以呼風喚雨者的資格，將他的全体人民的幸福掌握在他的手中，人民因而崇拜他。起初，酋长和神是同一的，但是到了后来，酋长便逐漸被視為神的化身，或是他的人間代表。从此以后，神便被賦予了一向歸屬於酋长的一切屬性，并以礼拜酋长的仪式加以崇奉。正如酋长受人家請求，并且被敬以特选的若干份食品一样，神也被用祈禱和祭祀来侍奉。从此，神的观念便作为酋长职权的投影而产生了。但是在人类的意識中，这种相互关系是被倒置了。酋长好象是从神取得他的权力，而酋长的話則被視為神的意志。现实因一种生自现实的观念而增加了力量。

从野蛮进到文明的过程中的决定性步骤，是农業的發明；自从發明了农業，人类便能够放弃猎人或牧人的游牧生活，而在村落中或市鎮中永久定居下来。农業与游牧和畜牧两者相比較，是一种很困難的技术，由此便連帶有以使土壤丰产为目的的巫术仪式的制定。在农業的較早阶段中，使土壤丰产是妇女們的专

有职份。男子們出外打猎和从事牧畜，妇女們耕种田地。因此，使土壤丰产的仪式是模拟生育人类的仪式，那便是生育嬰孩的仪式。当时妇女們的社会地位是与她們在經濟生活中所担当的任务的重要性相适应的。社会由女性的酋长統治着，她們的性生活被当作一套模拟式巫术的仪式。王后必須怀孕，以求田地上能够丰收。男性的酋长仅是王后受孕的媒介。

这說明了近东的古代母权宗教的特殊結構——崇拜一个聖母，由一个从屬的男性伴侣侍奉着，这个侍奉者是她的兒子或是她的配偶或者两者都是；同时用一种以受胎巫术为基础的神秘仪式来崇拜她。但是經過相当时期以后，妇女們的地位便下降了；而这一切概是由于战争的發展，因为战争是男子們的職業，并且他们所获得的財富都积聚到了男子們的手中。結果是，在宗教上，聖母的兒子的軀体长得高大了，而母亲則退居到了背后。

如果我们把这个問題作系統的研討，便可能証明，所有基督教会的一切特殊的教义和教仪，都是源于原始的巫术。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洗礼的仪式就够了。

在原始思想中，一切的变化都被視為一种死亡和再生的过程。生和死被辯証地視為一个永久的变化过程的不可分的两方面。当嬰孩初生的时候，便是一个祖先的精灵已死而又在这个嬰孩的身上再生了。当这个嬰孩达到青春期的时候，便是他作为一个嬰孩死了，又作为一个成年男子或妇女再生了。当这个成人死了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祖先精灵再生了，經過相当时期以后，将轉生为另一个新生的嬰孩。因此，原始人确实是信仰人类的不朽，不过这种不朽并不是基督教中的人身不朽。那是一种类似科学的物种延續觀的东西。

所有这些变化都須由巫术加以协助。因为一个嬰孩的誕生便是一次的死亡，而一个成人的死亡便是一次的誕生，所以誕生

和殯葬的儀式基本上是相同的。同樣，當一個孩子達到青春期的時候，他便被允許經過一次入社的儀式而獲得成人的地位，他在这种儀式中假裝着先死亡而後從他的母胎中再誕生出來。

除掉誕生、成人和死亡為各人所共有而外，還有其他偶然的或意外的經驗，也被以同樣的方法對待。收養外人以填補人口，是部落中的共通習慣，而收養的儀式是和入社式相同的。這個外人是以外人的資格死亡了，然後再生而成為部落中的一個成員。同樣，如果一個人生病，經過應用一種特殊的入社式治愈，那末，他便成了“一個新人”。正因為不淨是疾病，而疾病便是死亡，所以清潔式便是再生，便是生命的更新。

在原始社會中，舉行入社式的目的，是在於使青年人在體格上、精神上和社会上資格完備，以便成為社會中的一個正式的成員。這種儀式的作用，是在提供必需的訓練，使能勝任成人生活中的實際任務。

希臘文中入社式一辭——例如崇奉得密忒和道尼蘇斯的神秘教中所用的——的本來意義，是“達到成年”；而基督教的洗礼——不消說，原來是行於成人的——便是一個再生的儀式：

“最慈悲的天父啊，我們對你謹致衷心的感謝，因為我們已經奉承你的意旨，用聖靈使這個嬰孩再生，用納為義子的辦法把他收作你自己的孩子，並且把他編入你的神聖教會里。並且，我們誠惶誠恐地懇求你允許，他既經向罪惡里死去，可以向正直里活下去，並且在他死時跟基督伴葬，也將是基督復活時的隨伴者；因此，到了最後，他將賴乎你的神聖教會的余產而繼承你的永久天國。”

根據這段文字，我們可以看出，在基督教——在其他宗教中也是如此——中，原始的就社式被完整地接受過來了，但是被賦予了一種新的內容。原始的入社式的目的，在於造就青年，使他們能

够在现实世界生活中担当实际的任务。洗礼和一切的宗教入社式一样，其目的是在于造就候补者，但不是现世的候补者而是来世的候补者，不是准备生活的，却是准备死亡的。受磨难者和受重压者——一切在阶级斗争中受了挫折和压迫的人们——的期望，从剥夺了他们的丰衣足食的生得权的现实世界中被转移到在一个未来虚幻世界中恢复他们的已经失去的遗产的空虚希望。生得权已经变成了一种死得权。正如巫术是反映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软弱无力一样，宗教是反映了人类在社会面前的软弱无力。

五 早期的基督教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希腊和近东境内的较老的奴隶制国家，连同高卢和西班牙境内的更加落后的社会，被统一成了一个单一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奴隶经济所固有的一切矛盾都成熟了。

一个奴隶是他的主人的财产，好比是他的驴或他的牛。他没有公民权，没有人权。他仅是一个“活的工具”。他的剩余生产品的全部，都被剥夺了。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上，奴隶劳动比自由劳动更加有利可图。但是一般说来，奴隶没有使他增加生产量或改进技术的动机。结果是，只要奴隶价廉，就很少有新发明的余地；这是因为既没有新发明的需要，又因为只有奴隶主们闲着，而他們又缺乏实际的經驗。就是在奴隶劳动已经無利可图以后，也很难取而代之；因为奴隶劳动本来是非常不人道的，所以它已经使得一般人都轻视体力劳动。因此，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内，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缓缓衰落、文化和精神方面逐渐腐朽的时期。

当时在被压迫的各民族中，有許多民族仅是剛才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的。有一个西班牙部落当时还未在羅馬地方官的掌握之內；公元前一世紀有一个著作家叙述它的情形道：

“他們每年将土地重行分配一次，每人获得果实的一部分，果实是公有财产。据为己有者，則处以死刑。”

这位著作家又給我們将西班牙銀矿中的情形作了一个概述：

“矿工們为矿場主人們生产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利潤，他們在地下消耗着他們的生命，日夜不停地折磨和損害他們的身体。有許多人断送了性命，他們的痛苦不堪言喻。既沒有救恤，又沒有休息。監督者的鞭子强迫着他們忍受的痛苦达到了極点，只有少数人因为体力强大，意志坚定，才能长期支持，其余的人都因为生不如死而抛弃了生命。”这些才被剥夺了生得权不久的人民，自然能够立刻为聖保罗的一些話語所打动：

“你們若順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聖灵治死身体的惡行必要活着。……聖灵与我們自己的心同証我們是上帝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嘆息劳苦，直到如今。”

从剝削奴隶劳动而得的利潤，大抵不用于生产；因为生产方式既是固定在奴隶基础上，所以不能扩大。这些利潤完全是用于消費。統治階級度着丑惡的奢侈浪費的生涯，而遍及全帝國的羅馬平民，則永远靠着賑濟物品維持生活。奴隶們的時常起义，虽然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却从而動搖了古代社会的基礎。在这时期內，羅馬人不断地对之發動战争的边疆民族，正被拖入文明世界內，學習着羅馬的風俗和技术，也學習着他們的战争技术。这些民族看出了羅馬帝國虽然摆着富丽堂皇的架子，耀

式揚威，實則內部是腐朽的；最後，當他們轉過來進攻的時候，羅馬各省區的窮困不堪的人民便熱烈地歡迎他們了。

當羅馬帝國衰落的時候，帝國內各階級的人民，無論是壓迫者或是被壓迫者，一時都發生了一種空虛的感覺，似乎整個世界正在走向滅亡。他們看不見正在從舊的廢墟上生長出來的新世界。這些情況特別有利於神秘宗教，狂熱的崇奉，和各種愚民的教義的發展。基督教起初不過是許多種教派中的一種。奧爾斐教、密斯拉教、摩尼教、崇奉阿提斯和愛西斯的神秘教都是以同一的前提為基礎，這個前提是：對於今生絕望，希望在一箇幻想的來世中得救。

最早的基督教徒大都是貧窮的自由民，脫離奴籍的新自由民和奴隸。這從他們表示他們的信仰的象徵主義可看出來。釘在十字架上處死，是當時將罪犯和奴隸執行死刑的尋常方式。“贖罪”的正解，是指一箇奴隸購買他的自由的行動。早期的基督教徒並沒有政治綱領；他們並不譴責奴隸制度；他們對於所有愷撒的一切制度和措施，都加以擁護和遵守。可是他們拒絕禮拜他，並且不加歧視地接受奴隸們入教，這就削弱了使帝國能夠保持統一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約束力。他們被驅逐、搜捕、拘禁、嚴刑拷打，並且把他們投入野獸群中，以供羅馬人假日取樂；他們以不屈不撓的勇氣和堅定不移的信心去就死；這種信心雖然表述為謬誤的信仰，却得到了事實上的證明。審判日近在眼前了——從已到門前的蠻族人來的審判。

於是在羅馬帝國崩潰以後，基督教便進入了它的第二階段，轉而成了統治階級的一箇武器。它吸收了自己的一些敵人而對於其餘的則殘忍地加以鎮壓，和它自己過去的被鎮壓毫無差別。但是我們如果設想在以後的一段時期內它成了一箇反動的力量，那便錯誤了。反之，在封建制度的孕育時期內，它却較在以